

祭父

鮑可軒*

一九九五年夏日某夜，一如往常，我們一家三口躺在後山宿舍主臥的地板上，鋪著竹蓆，準備就寢。您和媽媽用說故事一樣的語氣，淡定的告訴我，您已證實罹患了帕金森氏症，此病目前無藥可醫；這突如其來的判決取代了睡前悠然的搖籃曲。我馬上想起社區裡每年耶誕節都裝扮成耶誕老人的那位李老師，想起他因帕金森病日益消瘦的身軀……當下，我嚎啕大哭，失控地大聲怒罵眾神不長眼睛，怎麼能讓好人得病？接著就在一連串毫無邏輯的亂罵後昏睡了去。

那一年，我九歲；是揮別幸福童年、被迫提前長大的開始。

從高雄到台北、從西醫到中醫，再從氣功、針灸到尿療法……得病初期，母親陪著您爲了抵禦病魔，無所不試，費盡千辛萬苦，卻怎麼也不見體況好轉。果然，病魔僵硬您的肢體、勞累您的身心，最後幾年讓您連說話、吞嚥功能都嚴重受損，苦不堪言。日子像一道無解的題，我們的努力，仍然換不得健康。

人生最苦，是愛莫能助。看您身陷病中囿圍卻無能爲力，我們的煎熬亦是如影隨形。有好幾次，您起身後失去平衡跌倒不起，我用力攙扶而拉傷了筋；母親有次爲了保護將摔倒的您，情急之下雙膝重跪在地，疼痛至今；一直以來，您的病讓我對人生充滿疑惑，一度覺得老天爺是不是醉了？或是把我們一家給忘了？時常氣憤這世界好不公平。但就在您體況較好時或全家人能出遊的假日，這難得的幸福滋味，即使只是淺嘗，也讓推著輪椅的沉重感頓時也減輕許多。

病魔考驗意志，也考驗人性；您病了近二十個春秋，使我感受世間人情冷暖；面對不聽使喚的身體，極少聽您埋怨；面對少數現實無情的面孔，更不曾聽您非議；無論病魔再怎麼鞭笞，似乎絲毫不影響一個人的修養氣量，對於年輕不成熟的而言，這便是您多年來的不言之教。

*國立屏東高中國文科教師

有時我暗地自責，定是幼時曾經對神明不敬惹來報應，才讓您的病情每下愈況；幸好固執的您始終只相信三件事：自己、儒家思想以及餐桌上那些五彩繽紛的藥罐子，因此從不語怪力亂神，也從不對病因追根究柢。您用心於學術，衷情於美食，卻無心於生活；讀書閱卷一坐便是一下午，發憤忘食亦忘如廁，好不健康；夜半您肚子餓，趁我們熟睡不注意，吃了一地板的餅乾零食；還曾爲了吃排骨飯，竟一個人拄拐杖連走帶跑了三百多公尺，不僅飯沒吃成，還摔個鼻青臉腫。這些您所謂的荒唐行徑總讓人哭笑不得，如今已成追憶。

「休言萬事轉頭空，未轉頭時是夢。」蘇軾說得寫實。有時我再怎麼努力的想，竟想不起您沒病的樣子，只好摸摸自己左眼角上的疤，想像 5 歲時和我在家裡玩扮家家酒、追逐打架的您，當時是如何身強體壯、又是如何充滿父愛。

喪期中，旁人數度對我的冷靜感到意外，是啊！新聞或電影中喪失親人者，哪個不是呼天搶地的悲泣哭啼、甚至崩潰昏厥？然而，旁人不知的是，那份喪親的悲傷不捨、驚懼瞋怨，早已日夜羈絆著母親與我多年，自動地在我腦海裡彩排演練，我心底很是明白，今日的不墮淚是通透，不是無情。

這二十七年的父女緣分是深是淺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在這個家裡的三個人，都很珍惜身爲親人的緣分，也都很努力的活在當下。您教會我的太多，其中對生命的那份樂觀積極，也必將是我終生奉行的信仰。

喪事過後，我和媽媽過了好一陣恍惚的日子，慢慢便也歸於平靜。只是偶爾望去書房，已不見您用功的背影，心中總有一瞬隱隱的抽痛。人生就是不斷的放下，儘管再怎麼懷念，如今您已放下了病苦，我又還有什麼放不下的呢？

二〇一三年夏日黃昏，西子灣的斜陽，靜好如昔。念此際，在夕陽的那一頭，您已是個與世無爭的漁父樵夫，即便看慣了秋月春風，卻依然永遠自在喜樂。

不孝女 鮑可軒 叩上